

世事变迁

堂妹的见与不见

赵长顺

我的二叔是响应党垦荒戍边的号召，从部队直接转业到盐城一家农场的，如果在世，今年应该是90岁，正宗的垦一代。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分别在射阳、滨海、大丰工作和生活，是正宗的垦二代。因此，我对盐阜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，与堂哥、堂妹之间，也有许多喜怒哀乐的故事。特别是去年与8年前，与堂妹之间见与不见的故事，让我深切地体味到全面建小康社会给普通家庭带来的变化。

去年春天因为疫情，我一直没有出门。4月下旬，随着疫情得到全面控制，出去走走的想法与日俱增。一个周末，有朋友发出邀请，相约去大丰荷兰花海游玩。大丰、郁金香、花海这几个关键词，个个都有足够的理由吸引我，我便欣然接受。

从淮安到大丰，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。一下高速，我们就被宽敞的公路、成片的绿化带、林立的高楼所吸引，衷地赞叹这片曾经只长芦苇、茅草的盐碱地，如今一跃成为漂亮的港口花园城市。我除了对这座城市的赞叹外，还在惦记着这座城市的人们，她就是我的堂妹，我二叔家的二女儿。

启航2021

李铁民

五星红旗迎风扬，

九州山河换新装。

脱贫攻坚获全胜，

新年扬帆新启航。

乡村振兴新气象，

牛势冲天气昂昂。

乘风破浪追梦想，

江山如画绘辉煌。

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，让人类饱受疾病之苦，也严重影响了动物的生存。尤其是那些依赖喂养的家伙们，因得不到及时的补给，竟干起乞讨的勾当，有的甚至入室抢劫，给动物界造成很坏的影响。为了重塑形象，使即将来临的牛年有个良好的开端，虎大王在迎新茶话会上，就这个问题请大家献计献策。

“大王，要想挽回名声，形象大使很重要。病毒为什么会在鼠年横行霸道？就是因为大家图省事，让老鼠当形象大使。老鼠不仅偷吃粮食、破坏建筑，还传染疾病，以他为榜样，岂不是把万事万物往坏处带？”虎大王的开场白刚说完，白头翁就迫不及待地开了口。

“对，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，选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当形象大使。”小蓝

每年，我们总是到乡下父母家过春节。去年除夕夜，全家吃过年夜饭后，高高兴兴看电视。一曲老歌《常回家看看》，尤为动人。母亲听了这首歌，双眼湿润了。我们透过这首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平时不但要常回家看看，而且要常回家忙忙……”

“常回家看看，常回家忙忙。”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十分惭愧。过去，尽管我们也“常回家看看”，但不过是回家玩玩。兄妹四人，四家十二口，坐下来满满一桌，不是打牌，就是搓麻将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老爸老妈从早到晚为我们服务，冲茶倒水、烧菜煮饭……晚上，我们还要把许多土特产带走，又吃又玩又带，满载而归。一个月下来，老两口光在开支上就难以负担，体力上的负担更是吃不消。”

百姓生活

常回家“忙忙”

戴文华

“回家忙忙”，这是母亲发自肺腑的呼声啊！

去年大年初一的早晨，母亲把我领到田埂上，凝望着自己种了大半辈子的一亩地，深情地对我说：“妈老了，你爸又患病，不能种地了，这田该退了。”我看着母亲，又凝望着这一方养育我长大的土地，对这一亩地产生了眷念之情。妈妈望着我，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。

打那以后，我们经常利用双休日回家忙忙。去年初夏，我带孩子一起下乡种花生。儿子虽喜爱吃花生，但还不知花生是长在树上，还是长在地

里。儿子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种花生劳动。我姆坐在田埂上指导，当上了技术顾问。我挖田，妻平地，儿丢种，一家人热火朝天……花生地北侧沟边有一块长着杂草的荒地亦可垦植，于是一家人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”辛勤了几个双休日，一畦平整的菜地，钻出了嫩绿的新苗。那一亩地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我们。孩子以前怕吃苦，可现在却不然，他经常跟我们一块下乡学种瓜种菜。为了让他在劳动中磨练意志，我们在地中划给他一块小小的“责任田”，让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决定第二天去探个究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凭着20多年前的一点记忆，找到了堂妹的家。他们已经上班去了，还是两间宿舍，门口晾晒的衣服还在滴水。以前还说得过去的工厂效益不好，夫妻俩都下岗了，妹夫到大丰港打工，堂妹在一家个体纺织企业打工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之间联系就少了。

大概是8年前，我从上海回淮安，因苏通大桥堵车，耽误了行程计划。

车到大丰境内天已晚。考虑到安全，便选择在大丰下高速，找家酒店住下了。

当安顿下来，我想到了堂妹，便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了，我告诉她我在大丰，并表示明天想去看看她。她先是惊喜，后来表现得有点犹豫和紧张。

我知道，我这个堂妹虽然没有出生在老家淮安，但对老家人的情结特别重。

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通信，她听说老家有亲人生病什么的，她都会寄钱回来。

她这次婉言拒绝我们相见，一定有难言

之隐。那一夜，